

关注

创作谈



中国电视剧艺术及其观众的审美回归

——从《人民的名义》热播说现实主义题材创作

□陈先义

近期,一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几乎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微信,铺天盖地的评论创造了大众对电视剧艺术关注的高峰。把《人民的名义》称为2017年春天的“人民现象”毫不过火。这个现象,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大众的审美突然转向?为什么过去由追捧小鲜肉担纲的言情戏、宫斗戏,突然转向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大剧正剧?为什么现实题材突然彰显耀眼的光彩?这一切更深邃的理论问题逼迫中国文艺界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一提现实题材,往往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那就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收视率引领下的娱乐时代,创作这类题材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剧本没人愿意写,写了没人愿意投资拍摄,拍了又没人愿意播,播了没人愿意看,如此,便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有思想有意义的现实题材没有市场。正是这种认识的主导,大批远离现实的风花雪月戏及其言情宫斗的低俗戏占据市场的主导,理由冠冕堂皇,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制作什么。所以,那些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主流戏常常成为稀缺品种。但是,任何事情都会物极必反,当长时间小鲜肉占主导的有意思没意义、有市场没思想、有颜值没价值的戏倒了观众的胃口,人们发现长期面对电视荧屏欣赏的相当一部分是低俗无聊的垃圾时,觉得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这些作品,对个人没有任何启示意义,于是便期待那些有思想有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能够满足社会的审美需求。周梅森、李路等一批有眼光有胸怀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看准了这个历史的契机,把握了中国观众的需求变化,冒着包括资本退出的多重风险,顶着涉及敏感问题的多重压力,义无反顾地把这样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作品推向了荧屏。现在湖南卫视还没有播完,但是这部作品引起的观众自发评论的大潮,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文化现象,一家三代同坐在电视机前争睹同一部作品的景观已经很多年没有了,但是2017年的春天湖南卫视用《人民的名义》再现了这一景观。甚至连剧中的每个演员的台词、会议座位的排序、剧中人物的出身图谱和相互关系,等等都成了考据和争论研究的话题。在近几十年电视剧史上,恐怕只有《渴望》和《亮剑》有过如此抢眼表现,大众对一向以娱乐为主导的湖南卫视的认识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觉得应该刮目相看。我认为,《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它将引领中国电视剧朝向现实主义精神的正确方向转折。中国文艺由高原向高峰的登攀,《人民的名义》是第一梯队的登攀者。

一部现实题材作品,何以在社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这让我们重新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这个讲话时,特别提出了现实主义就是彰显人民性这样一个概念。《人民的名义》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卓越之处,在于编导没有停留在一般地再现生活上,更没有局限于某些个体人物的恩怨怨,而是深刻再现了中国从严治党的大时代,细腻而逼真地描绘了举世瞩目的反腐倡廉的伟大进程,生动刻画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壮丽画卷。纵观《人民的名义》我们可以发现,剧作不仅集中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且详实刻画了不辱使命、善于斗争、坚持正义的英雄群像,不是一个单个人物写得细腻真实,而是整体充满了极其强烈的生活气息。

《人民的名义》既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作品没有简单地将反腐斗争中的人物作站队划分,而是从角色所处位置、生活环境、人物自身性格等方面来刻画人物,这样的一些描写,对广大观众来说,虽然似曾相识,但经过艺术的概括和处理,远比生活更加丰富,更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因此也更能引起观众思想上的共鸣。

《人民的名义》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现实主义具有永恒的魅力。说到现实题材,人们往往抱怨这样的题材不好写,因为很多敏感的话题不好把握。其实这不是好不好把握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表现生活深入生活的决心,有没有概括生活的能力。当然,体验生活需要深入的采访,需要到生活的漩涡中去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编导没有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是决然写不好反腐斗争的复杂性的,这样一部与生活同步的作品,让观众真正看到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论腐败分子多么猖獗,不论斗争形势多么复杂,正义的反腐力量永远都是我们的主导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兵陈岩石、嫉恶如仇敢于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的侯亮平、在恶势力面前无惧生死的反贪局长陈海,这些人物组成的英雄群像,让我们既看到了反腐败斗争的错综复杂,同时也对斗争的必然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心。

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考验作者结构故事的能力,更考验作者对现实生活语言的把握。优美洗练的语言,是《人民的名义》一大亮点。语言考验的是作者提炼生活的能力,许多精彩的警言名句,随着作品的播出,被观众不断在网络归纳整理传播。语言成为亮点,不仅量大,而且让人过目不忘,《人民的名义》用语言赢得观众,这在以往的电视剧中实为罕见。省委书记称赞陈岩石为“一把老骨头当火炬”。这些语言,掷地有声,让观众熟记于心,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至于观众对作品某些地方略显拖沓的批评,我想也并非挑剔之言。但是,极个别的人发文称对沙瑞金这个人物表示失望,因为遇到问题他总是从各级领导上找原因,没有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上找源头,这的确是借题发挥,是借这个话题发泄对党的不满,这样的带有恶意的指责,更多的是别有用心,完全可以置之不顾。

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中国电视剧带来的创作联想很深刻,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无需多说,但有一点,我们同时也引发联想,正如编导一开始的担忧,在送审时准备接受1000条理由的修改和下禁令,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作品被快速通过。假如不是这样,而是按照惯常思维去吹毛求疵,《人民的名义》或许会胎死腹中。一部优秀的作品,同时也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的重新检验,更需要作者敢于对创作进行大胆的尝试。

艺术

话剧《成兆才》的“中国表达”

□王延松



“灵芝太可爱了,太招人稀罕了”。这样才能对姚金花造成巨大的打击。

从第一幕到第四幕,故事完成了起承转合。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这是“上半场”。第五幕开始就是“下半场”了。第八幕,丁香和小山的出轨,这是捅破天的事。导演同情“丁香”这个角色,让观众也产生类似的同情之心,就不能丑化或进行道德评判。因为成兆才领回丁香是为了戏班的生存着想,是受老太监李道九威逼不得已接受的。他梦里喊的是灵芝,对丁香只有一份同情。小山对丁香的内心苦痛不仅有同情,也还有喜欢她的因素。这一场,成兆才创作《杨三姐告状》全身心投入,丁香三问,成兆才三不理。既暗示了当时成兆才与丁香的人物关系,又说明当时成兆才正沉心于创作中,这段戏为下面的情节发展做了铺垫。

导演构思与舞台呈现

舞美设计风格定位是“表现主义”的舞台。舞台景观虽有乡土气息,但是要“干净”“精致”“讲究”和“细腻”。音乐设计有整体结构布局,《成兆才》的音乐性决定了它的演出样式。序幕是引入一个简单的开场“历史的回声”,音乐音效处理是打薄、减弱、回声。《老妈开唠》由唢呐引入,板胡进入而后开唱,序幕“砸场”的音响是表现主义的,表现出艺术家命运的遭际。第一幕,“庆春班大开场”的3分钟,则是乐队出齐、闹腾、色彩强烈。音乐形象必须是庆春班登台,风格是欢快的、喜庆的。成兆才的唱腔设计前后两段有强烈对比。前段节奏鲜明地体现出成兆才是有抱负的人,后段传达出人物的心酸,观众也跟着心酸。两段之间关系明确。前段越唱越来劲儿,这段是戏中戏。成兆才唱“傻柱子在房中……”四句是悲喜剧,心里悲着,但还得喜着演。后段想家了,想到那可怜的娘儿俩,体现出成兆才是性情中人。成兆才大哭时,一段板胡音乐衬在下面,格外突出酸楚的美。

第三幕老班主任德贵即将离开戏班返乡病前有四句清唱,是用落子强调唱离别的心情,有鲜明的落子板眼节奏。这段唱词中的“饭”和“盐”,喻

话剧《年复一年》

京腔京韵述说普通人的悲喜人生

由李宝群编剧,北京人艺导演顾威、青年导演王翼共同执导,北京人艺主创团队加盟的京味儿话剧《年复一年》4月19日在京首演。贴近生活的故事、性格鲜活的人物、京腔京韵的念白、虚实结合的舞台,该剧让观众在感受普通人命运变迁的过程中,再次品味了老北京浓郁的传统味、乡土味、市井味与人情味。

该剧围绕着一群生活在北京大杂院里的小人物所展开。主人公为三个一起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发小”。他们中有任劳任怨的三轮车夫,有一心想着升迁的小公务员,也有四处打拼、立志出人头地的生意人。在城市经济加速发展的浪潮里,三人怀揣着不同的梦想,演绎着各自的悲喜人生。剧作重点讲述了三人在追梦圆梦中的坎坷与奋斗,描绘了一幅反映北京市井百态的人物画卷。顾威表示,“关注现实主义,坚守现实主义,是该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过去许多京味儿话剧力求逼真的舞台布景不同,《年复一年》在舞美布景上做了大胆的创新,“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写实主义,不必拘泥于真实生活场景的束缚。”顾威介绍说,此次布景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以不同的色彩基调表现春夏秋冬的季节特征和剧情基调,用大景片展示出北京的古都风貌,呈现出大处写意、局部写实的舞美特点。

据悉,该剧将于5月19日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启二轮演出。

专家研讨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

由《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观摩研讨会4月16日在京举行。该片取材于新疆当前社会生活现实,紧紧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山村女孩的舞蹈梦徐徐展开,以人物命运为主要脉络,通过真实、细腻的电影语言,再现了近年来新疆农村发生的令世人瞩目的可喜变化。与会专家认为,该片立意高远、艺术感染力强,在弘扬主旋律影片艺术化风格上做了很多全新的探索和尝试,营造了属于新疆这块土地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是一部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优秀电影。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张宏谈到,该片让观众感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勤劳质朴、善良热情,“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的奉献与辛苦,宗教极端思想对少数民族良风秀文化、正常生活的肆意践踏与破坏,凸显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整部影片润物细无声,令人印象深刻。《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川认为,影片抓住鼓乐的核心,从回归常态入手,以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淳朴、通俗的语言,彰显新疆之美,激发、唤起大家热爱新疆的美好感情,“该片是少数民族题材拍摄的一次富有意义的探索,而且提供了非常好的成功案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年表示,该片对于民族性格、民族特征的呈现非常到位,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蕴涵,是一部认真真真做出来的优秀作品。

(徐健)

4月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北京国际纪实影像产业基地、纪录中国—纪录片产业服务平台联合主办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7》暨《电影眼文库》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同时,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也拉开了帷幕。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7》追踪纪录片年度动态,从总体格局、频道与栏目、产业、新媒体等层面分析了2016年世界纪录片发展趋势,为纪录片行业提供了前沿状况与专业思考。《电影眼文库》则是历史、美学与产业的权威读本,涵盖纪录片历史、大师、美学、产业与辞书,面向纪录片从业者、研究者与专业学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与北师大纪录片中心合作,首批推出六本。在发布会之后的2017中国纪录片产业年度论坛上,业内专家学者就进入大营销时代的纪录片呈现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季播化、品牌化成为当今中国纪录片发展的趋势,但市场动力不足、人才匮乏依然是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夏宁竹)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暨《电影眼文库》在京发布